

骆平是地道的成都女子。1976年出生的她，从一岁起就随在大学任教的父母一起，住在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。从大学的附属幼儿园到附属高中，18岁以前，她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。上世纪90年代，骆平去重庆就读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如今她任教于自己长大的校园，是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院长。作为骆平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，“狮子山”在她的文学创作里也是一个高频率亮相的文学故乡。

2022年7月，骆平的最新长篇小说《野芙蓉》由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。故事发生的场所背景，很大一部分都是“狮子山”。

骆平推出长篇小说《野芙蓉》 “狮子山”上的 白发先生与青葱少年



《野芙蓉》

怎样当个好编剧？ 《故事感》 提供“纸上剧作课”

一个好的故事，能够让读者全身心沉浸，仿佛自己就是其中的某一个角色，久久难以忘怀。但要写出一个让很多人共鸣的好故事并不容易。它不仅要求作者有足够的天赋，还需要足够的相关学习训练。

好莱坞资深编剧保罗·卢西创作的《故事感》中文版近日出版，讲述了作者在电影院校30年讲授剧作课的经验、剧本创作心得。此外，他还把电影创作论坛上编剧们、制片人以及电影公司高管讨论发言中的深刻见解，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、南加州大学及其他学校的剧作课堂中去检验。那些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写作方法，可以被立马拿来作为写作的策略或者实际的建议，来帮助写作剧本或者解决剧作难题。

作者围绕剧本写作的两个基本要素展开论述：怎样创造一个故事，以及怎样把故事写成一个成熟的商业剧本，并针对各项难题提供创作技巧与编剧策略，旨在培养读者发现故事、升级创意的能力。作者带你一步步完成构思、情节和人物的设定，并解释了如何发展结构、戏剧化以及写出一个好的剧本或虚构故事。

总体来说，作者旨在“陪伴式”帮读者建立对故事、剧本和电影中的戏剧性的感知，教会读者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思想，将那些第一眼看去很普通的创意开发成新颖、原创的创意。电影工业中称呼这项技巧的术语是“故事感”。

封面新闻记者张杰
实习生郑好



《故事感》

A 文本彰显出浓郁的影像化风格

《野芙蓉》写了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情感纠葛。史佑对青梅竹马的程国庆产生了爱慕之情，“就从那时开始，他变成了种在我心里的一棵树，生根、发芽，渐渐生长，直至枝繁叶茂。树木的生命比人类更长，换言之，爱情比我的生命更加久远。”在随后的一生中，她都未曾放弃对程国庆的追逐。然而，在即将得到爱人的时刻，史佑却因程国庆之子程青书造成的一场意外而失去一切。十几

年后，她重返故土，与程青书不期而遇，这一次，程青书为她带来的不只是一份她早已洞察的心意，更有一段迟到了多年的真相……

电视剧《伪装者》的编剧张勇读完《野芙蓉》说，这本书让她“隔着悠长岁月，重温了绿皮火车经过狮子山时的鸣笛声。千姿百态的个人命运，让文本彰显出浓郁的影像化风格，不仅绽放出无与伦比的文学之美，亦必将是一场跨媒介叙事的互动。”

对话

骆平： 《野芙蓉》里有我自己的影子

封面新闻：《野芙蓉》里面应该有你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真实经验吧？因为主人公的一些经历跟你本人有一些相似之处。

骆平：《野芙蓉》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，抑或说，是一种真实的虚构。它是若干碎片、无数身影的聚合。这里面有我自己的影子，有我身边的朋友、同学、邻居以及路人甲乙丙丁的影子。所有这一切，在经历了光阴的浸染与沉淀之后，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。

它几乎不费周章、熟极而流，仿佛早就生长在那里，在我每天经过的岔路口，在每个季候萌生或落叶的梧桐树叶里，静默的，等着某一天、某一个时刻，被我看见，被我记载。在疫情初发的那个漫长的寒假，我有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安静时期。没有太多交谈，更多的是内省和回忆。然后，就在那些茫然居家的辰光，我看到了它，并书写了它。

封面新闻：你之前创作过《过午不食》这样有关知识女性中年危机、校园青春隐痛等内容的作品。对你来说，《野芙蓉》是怎样的一次写作？

骆平：我自身的经历比较简单。有一段青春激情写作的时期，曾经也很骄傲地想要摹写全世界。那时，在我看来，一切陌生的都是值得书写的，反而会忽略身边最熟悉、最日常、最平庸的生活及其妙趣横生的细节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开始停留下来，或者说，开始有意识地注视身边的世界，我逐渐发现了高校里面那些深邃的、也是生动的人与事。

这是一个既幽闭又宏阔的环境，幽闭在于它建立在一个丰沛的知识体系的顶端，而宏阔在于它既是世俗的，也是清高的，既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美，也有柴米油盐的坚实。这种种繁复的图景，呈现在我最近这十来年的创作中。不同的是，《过午不食》里面的中篇往往是对人生某个阶段的宣示，而《野芙蓉》则是更为悠长的、两代人

的际遇。

封面新闻：有人称《野芙蓉》是“一部属于女性的心灵成长史”，对此你怎么看？

骆平：这是一个70后女性的前半生，它会有很多70后女性的共性，譬如，如风一般无拘无束的幼年、物质生活已经开始慢慢丰富的少年，以及一个如此倾心《东京爱情故事》的青年时期，想要拥有赤名莉香那种无论有多深爱、多痛楚，依旧可以笑着、挥手自兹去的矜持与强大。

这些历程，我都试图在这个故事里记载下来。最初的执念，漫长的胶着、对抗，最后的释然，这是一种非常隐秘的成长，并非交由时间便可完成，它需要破茧成蝶一般的、深刻而又长久的磨砺，既是被生活揉搓，更是识人、见物、阅世、历事以后的融通与智慧。那不是所谓的精神内耗，也不是简单的关于苦难的鸡汤，而是对于生命、对于得与失的辩证之思。

封面新闻：现在你担任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院长，应该有很多行政管理上的事务。是怎样的动力，让你一直保持文学创作的热情？

骆平：我的写作开始得比较早。从初中发表作品至今，已经有30多年了。我曾经说过，写作是我安身立命之本，它几乎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并不是一个专业作家，我的职业是大学教师，教育工作本身带给我的人生体验是如此美妙。当然，任何职业也会有困惑、疑虑、焦灼的时刻。

这所有的感受，以及在职业中慢慢凝定的习惯也罢、气质也罢，都会有一种在永恒的时间中呈现的方式。有些人，可能会通过旅行的方式，有些人，可能会通过运动、清谈等等，而我，则是创作。换言之，写作对我而言，就像孩童时期制作一些值得铭记的标本，它是如此的欢喜和动人。

封面新闻记者张杰
实习生郑好

B

“狮子山”带来的文学灵感

在创作谈文章《我想和你谈谈狮子山》中，骆平特别提到“狮子山”给她带来的文学灵感，“这座名叫狮子山的缓坡，算是成都平原海拔最高的地方。我在一岁左右，跟随父母来到这里。一所大学沿坡而建，校园被四面八方阡陌纵横的田野簇拥，一条漫长的铁轨蜿蜒而过，穿山越岭，去往很远的地方。于是我幼年的睡眠浸淫在尖亢的鸡啼、鸟鸣与火车的笛声里，不知为何，深夜经过的绿皮火车总是带着无法言说的落寞，那单调的笛声与车辙声在寂静的夜里愈发宏阔，宏阔里藏着深深的寥落。”

在骆平的笔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她所成长的大学校园，40年前知识分子具象的生活，“用枯叶和煤球生火做饭，餐桌上书写的教案流畅遒劲，上课讲授藏在中国小说史中的平淡之美、清乐之境，下课与学生排队使用公共澡堂——浪漫与悲喜剧不过是人生的两个侧面。他

们温柔敦厚、审慎圆融，沉默地接纳人生中所有缺乏诗意的时刻。而所有充满诗意的时刻，仿佛都与狮子山相关。山中简素的茶舍，青色的竹林……

尤其是春天，大片大片的桃花漫山遍野、摧枯拉朽地绽放，有一种不甘隐入尘烟的肆意与张扬，除了桃花，还有轻柔的梨花，淡紫色的豌豆花。一些野生芙蓉错落在繁花之间，叶片大而干燥，花形亦硕大，像是在规整的道理中横生出来的无序……迤迤的狮子山，就像是平缓的水流，稀释了肉身的腌臢，留下千姿百态的水墨画，也像是卷帙浩繁的古籍，将纷繁的人与事悄悄蕴藏进书页。

狮子山上的大学，有白发的先生，自然也有青葱的少年。骆平坦言，当年在狮子山上住着自己的父辈，也住着自己喜欢过的男孩子。小说当然不是作者的自传，但从《野芙蓉》中的一些段落中，可以看到当时的男孩女孩曾发生过怎样的爱情故事。